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Poetry by Korean Monks: A Case Study of Five Poems by Hui Chao

Shuren Yang

Minzu University of Guangxi, Nanning, Guangxi, 5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Han poetry by Korean monks constitutes a unique scene i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Han literature, demonst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xtension and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aking the Korean monk Hui Chao (approximately the 8th century) as an example, the remaining five Han poems in his incomplete "Record of the Journey to the Fifth Tiantuizhong Kingdom" vividly reflect how the monk poet, using Chinese as a medium, combined Buddhist thought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to construct a cross-cultural linguistic landscape. Hui Chao's poems such as "Lamenting the Request for Buddhist and Chinese Monks" and "Thoughts on the Southern Heavenly Road" employed Buddhist imagery like "floating clouds rustling" and "precious trees" to express the loneliness, homesickness,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during the journey for Buddhist learning in the narrative. These poems not only embody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poetry and Zen integration" but also reflect the culture of China from an "alien eye" in reverse, serving as an early witness to the literar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Hui Chao's poems have a language that combines the sacredness of religion and the lyricism of literature. Their style is similar to that of Tang Dynasty five-character poems, confirm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Korean Han poetry through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providing a typical case for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Han literatur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Keywords

Korean monk; Chinese poetry; Hui Chao; Buddhism; language landscape

朝鲜僧侣汉诗创作中的语言景观——以慧超诗五首为例

杨舒任

广西民族大学, 中国·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

朝鲜僧侣的汉诗创作是东亚汉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外延与本土化交融。以新罗僧人慧超(约8世纪)为例, 其《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所存五首汉诗生动反映了僧侣诗人如何以汉语为媒介, 融合佛教思想与中原诗学传统, 构建跨文化的语言景观。慧超的诗作如《哀求法汉僧》《南天路言怀》等, 既运用了“浮云飒飒”“宝树”“劫烧”等佛教意象在叙事中抒写求法旅途的孤寂、思乡之情与宗教体验。这些诗歌不仅体现了“诗禅互融”的审美追求, 更以“异域之眼”反向观照中华文化, 成为中朝文学交流的早期见证。慧超诗的语言兼具宗教神圣性与文学抒情性, 其风格与唐代五言诗相近, 印证了朝鲜汉诗在模仿中创新的发展路径, 为研究东亚汉文学与佛教传播提供了典型案例。

关键词

朝鲜僧侣; 汉诗; 慧超; 佛教; 语言图景

慧超诗歌中共出现佛理词汇共八次, 集中在《摩诃罗国娑般檀寺志(题拟)》和《哀求法汉僧(题拟)》两诗中。接下来, 逐词分析。

菩提: 来源于梵语, 原词为 बोधि (bodhi), 意为“觉醒”、“觉悟”、“了悟”, 核心意义指向洞悉知识、掌握智慧, 在印度文化语境中特指洞悉宇宙人生真相, 证明涅槃一样的究极智慧。其词根“budh-”也是英语中佛这一词“buddha”的词根。

该词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 最初并未有“菩提”这样

准确对应翻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播, 对于佛经的翻译与理解进一步深入, 以及这一时期中国古人在音韵上的深耕, 发明了反切等注音方式, “菩提”一词被采用音译的方式翻译了出来。

《唐韵》中“菩”字是薄亥切, 王力先生对该字薄亥切的中古音构拟为 [bu], 与原词的第一个音节对应相近。“提”字是杜奚切, 王力先生的中古音构拟为 [diei], 与原词第二个音节相对应。其次, 在意义上“菩提”二字除音近外, 在意义上也与梵语原词相贴近。《说文解字》中菩字的本义为香草之义, 中国文学传统中, 香草喻指崇高德行。并且在《酉阳杂俎》中直接记载菩提树来源于摩揭陀国, 香草作为植物与树也是相对应的。提字在《说文》中本义为悬持物品。

【作者简介】杨舒任(2000-), 男, 朝鲜族, 中国黑龙江佳木斯人, 硕士, 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诗·大雅·抑》中：“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一句提字直译为“提起耳朵”，对其进行抽象理解，可以理解成引导的含义，进而引申出带领、统领含义。至此，菩提我们可以理解成提倡道德的含义。《康熙字典》中，对菩提的解释为：梵语。犹华言正道也。《广韵》中：梵言菩提，汉言王道。

以上可以证明，菩提作为一个外来词，在音和义的翻译上面都与原词完美对应。

鹿苑：在中文语境中是古代帝王猎鹿的皇家苑囿。而在佛教语境中特指第一座精舍和初转法论之地，是对梵语 **मृगदाव** (Mṛgadāva) 的意译。这一词在佛教中指，释迦牟尼佛悟道后，第一次宣讲佛法的地方，因此有特殊含义，后世便常用鹿苑来代指佛院寺庙，尤其是历史悠久、地位尊崇的古刹。不止慧超，诸多作家都曾经留下诗句用鹿苑代指寺庙，如清代，历鹗曾留下“鹿苑寺前松鼠窜，鸡鸣埭上柳花飞”的诗句。并且在中文语境下，鹿苑的词义在后世慢慢扩大，不仅恢复了原本代指皇家贵族园林的本义，还泛指风景优美的园林。

此外，“鹿苑”这一概念被中国意译之后，在传入日本后也有相对的发展。京都鹿苑寺，日文名ろくおんじ (Rokuon-ji)，是对鹿苑一词的音译。而鹿苑寺为了使其建筑与鹿苑之义相近，在寺中修建金阁，笔者认为想使其寺与另一佛教概念“金地”相靠拢。

回归到慧超诗作，“焉将鹿苑遥”一句。该句与上一句结合来看，可以证明慧超对于佛理的一种参悟。《金刚经》中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不生法相无所住一句，私以为与慧超该句表达的思想十分相近。巡礼求佛，首先要信念坚定，慧超这种相信佛在心中的表达十分贴合《金刚经》表达的“离一切诸相”“无所住”的思想。他会为终于参拜到娑婆檀寺而欣喜，但在未得拜见时也不会怀疑自己的行动，依旧坚定前行。

悬路：该词并非是佛教的专业术语，是佛教的一个意象。悬路，直译为悬空之路，在佛教中常比喻修行之路艰难。这一比喻与佛教无常的思想密切相关。佛理讲世事无常，轮回的本质是苦痛的。因此修行之路上充斥着困苦，行走其上便如同悬索渡空一般。竺法护译《渐备一切智德经》：“吾当将养，度生死原旷野悬路。立之无难，前在无畏一切智城。此一句更说明，佛家修行之苦便是如行走悬路一般艰难、危险、孤独的。

《杨仁山居士遗著》中说：無非菩薩行門。念念回向淨土。信口稱佛一句。孤孤另另。無依無傍。即是往生之捷徑也。若必待屏除萬緣。方能修行。更是对于“悬路”这一意向的侧面证明。轮回修行之路上便是无依无傍的悬路。

“祇愁悬路险”一句，一语双关，既可以说明作者所愁苦的是达到娑婆檀寺前的种种危险，也可以表明作者所愁苦的是修行之路上的苦难。此一句慧超将佛理同现实通过“悬路”这一意象连接，说明他对现实的深刻体察，以及对

佛理的深入理解。

业风：业风一词来源于梵语 **कर्मवात** (Karma-vāta)，核心在于“业” (**कर्म**)。该词的翻译是意译，指一切有意识的行为、语言和思想，这些都具有潜在的力量，会在之后决定未来的命运趋向。而这种力量在佛教中称之为业力。这种力量无形却强大，因此用风来做比喻。《楞严经》：业力不可思议，业风亦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本愿经》：无量恶业，业风吹之，令其合集，受种种苦。业、业力以及业风的概念在佛经中有大量的体现。

而用业作为翻译，笔者做如下推断。《说文》中释业为：大版也。所以饰县（悬）钟鼓，捷业如锯齿，以白画之，象其鉏铻相承也。这是业的本义。此后业引申为各种板，如筑墙版、书册夹板等。在其意义引申到书册夹板后，其意义开始抽象与书册相关，完成抽象的词义扩展，引申为学业。从此业的含义与板子逐渐远离，与所作事情相接近。《广韵》《增韵》《礼部韵略》《洪武正韵》等韵书对于业字的解释都首先变成：事也。因此业的含义和梵语中 **karma** 的意义已经开始产生联系。做出的事，即所业，会产生影响，与 **karma** 的含义，有意识的行为有潜在力量，十分接近。因此古人翻译时选用该字作为 **karma** 的对应。

八塔：八塔一词根植于佛教经典之中，是佛教文化中深刻而庄严的概念。八塔特质释迦牟尼佛一生功德的塔群，象征着佛陀从降生到涅槃的八个重要阶段。法显在《佛国记》中写到：“释迦牟尼寂灭后焚身毕，有八国国王分取其舍利，还归起塔”。法显巡礼印度时曾参拜过八塔之一，在书中做如下描述：“塔边有池，池中有龙，常守护此塔，昼夜供养。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八万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龙便现身。”

此外，八塔的概念除了与释迦牟尼佛相关，还与阿育王密切联系。在《杂阿含经》中写：如偈讚曰：“大王名阿育，於先八塔中，各取其舍利，於此閻浮提，建立諸佛塔，八萬及四千，縱廣殊妙。”可以和法显的书写为佐证，证明八塔是在供奉设立的地点为中心修建佛塔、寺庙的。

劫：是梵语 **कल्प** (kalpa) 的音译。该词源于词根 [klɪp]，词根含义指“秩序”、“周期”、“法则”，因此 **kalpa** 在佛经中的含义是“一个被规定好的，完整的时间周期”，是一个及其漫长的时间单位，是描述宇宙生成、驻留、坏灭、空无的巨大循环周期，包含四个阶段：成劫、住劫、坏劫、空劫。

《唐韵》中劫是居怯切，王力先生对该字的拟音为 [kiɛp]，从读音上与梵语中的 **kalpa** 相近。接下来从意义上看。《说文》中对其解释为：人欲去，以力胁止曰劫。其本义是威胁的含义，在佛教传入之前以威胁为核心，沿着“强力夺取”的方向延展、扩充词义内涵，出现抢夺、强盗的含义，进而衍生出灾难义。而梵语中的 **kalpa** 象征的宇宙周期中最终都会以毁灭并陷入虚无为结局，因此选用劫字作为对应翻

译，符合周期最后的“坏劫”，意义上也有相近之处。自此劫难的含义逐渐成为“劫”这一词的主流含义，生动展现了文字意义是如何在文化交融中扩展形成的。

“参著（差）经劫烧”一句在了解“劫”在汉梵语境中的含义之后，便可以一语多关。直译为：参拜八塔的人要经过十分漫长的时间周期。这是梵语语境下的，指巡游八塔参拜的时间之久。而汉语语境下，经劫烧则可以理解成经受磨难才得参拜八塔。此外劫烧一词，也有出处。上文提到，一劫有四个周期，在坏劫时，世界毁灭常会发生水灾、风灾、火灾，而其中火灾即劫烧最常发生。在《增壹阿含经》中：新生天子在彼天宫者，由來不見劫燒，見此炎光，普懷恐懼，畏為火所燒。然彼舊生天子等曾見劫燒，便來慰勞後生天子：『汝等勿懷恐懼，此火終不來至此間。』比丘當知，七日出時，從此間至六天，乃至三千大千刹土，悉為灰土，亦無形質之兆。作者用此词来写其巡礼之行，同时满足时间之久和过程之难，准确、精妙，可以体现出其佛理深厚。

灯：灯并非是佛教中的专业术语，而是一个佛教意向，是从灯的物理特性抽象出来的含义，核心隐喻是“以智慧破无明”。佛教认为，以佛陀的教法（智慧之光），可以照亮众生的愚痴烦恼（无名黑暗），由此普罗大众可以获得解脱与觉悟。例如，支谦《佛说维摩诘经》：“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再例如《般若经》中：“譬如一灯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尽。”直接将佛法比喻为灯。

此外在《长阿含经》中写：“佛告阿難：「七入處，諸有沙門、婆羅門言：『此處安隱，為救、為護、為舍、為燈、為明、為歸，為不虛妄，為不煩惱。』云何為七？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天及人，此是初識住處。”其中，“为灯、为明”即以智慧驱散愚昧之义。

“故里灯无主”一句，便是以灯代指去世的汉僧。此处灯还可以引发出“传灯”的概念。传灯在佛教中表达佛法传承、法脉延续之义。“灯无主”便说明这位汉僧并没有人可以传承其佛思。《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写：又願三寶增明，法輪恒轉，長留鎮寺，永冀傳燈，有情界窮，茲願無盡。便是此意。

宝树：是佛教中重要意象，有多重含义。

可以代指菩提树。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因此菩提树便成为“觉悟”的象征，因此被称为宝树。《方广大庄

严经》中写：王聞是已，即時遣使掃飾園林，復勅所司平除道路，香水灑地散眾名花，於寶樹間懸繒幡蓋，真珠瓔珞次第莊嚴，金銀寶鈴處處垂下，和風搖動出微妙音，從城至園周匝瑩飾，精麗清淨猶若天宮。这其中的宝树应当便是指菩提树之义。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庄严（装饰和特征），是由七宝构成的，包括：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此类含义更为普遍，在《增壹阿含经》中有直接描写：復有七寶樹兼生其間；然彼樹復有七種色，金、銀、水精、琉璃、砗磲、瑪瑙、琥珀。《悲华经》中也有此义类现：其七寶樹高七由旬，其枝自然懸天袈裟。

宝树除以上象征意义之外，还具有启发智慧、宣扬佛法的附加内涵。同样是在《悲华经》中，有如下描述：所有菩薩如其所願，各自莊嚴修淨妙土，於七寶樹中悉皆遙見諸佛世界一切眾生，尋於生時得遍至三昧，以三昧力故，常見十方無量無邊諸世界中現在諸佛，乃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退失。在此段中，七宝树成为窥视佛界乃至众生的工具，是宣扬智慧的宝物。在《大乘悲分陀利经》中：七寶行樹高七由旬，其寶樹上垂諸天衣。天作音樂柔軟妙好。樹上眾鳥，演出根、力、覺、道法化之聲。此处便是宝树可以宣扬佛法的经文说明。

诗中“他方宝树摧”，是以宝树代指亡故的汉僧，

扞泪：该词并非是专业的佛教术语，是一个重要的佛教意向，意为擦拭眼泪。相传佛陀临涅槃前回望众生，以手扞泪，展现了佛陀对世人的无限悲悯。《四分律》中写：爾時比丘身患瘡若污臭，佛言：“聽作拭身巾。若面污，聽作拭面巾。若患眼淚，聽作捫淚巾。”其中义为，佛法可以使人感受到佛陀的慈悲关怀。因此，扞泪可以象征与修行路上感悟佛法，所产生的至诚之情。

参考文献

- [1] 陈淑霞.慧超行纪所见丝路沿线宗教状况考析[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9(03):32-37.DOI:10.13880/j.cnki.cn65-1210/c.2015.03.018.
- [2] 何鹰.一位朝鲜古代诗僧的故事[J].新疆学刊,1994,(01):77-78. DOI:CNKI:SUN:DJXK.0.1994-01-020.
- [3] 林基中,文英.关于《大唐西域记》和《往五天竺国传》的文学特性[J].韩国学论文集,1994,(02):150-166.DOI:CNKI:SUN:HGXL.0.1994-02-013.